

小明星**發**貝才記

XIAO MING XING FA CAI JI

方冬晴◎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小明星**發**貝才記

XIAO MING XING FA CAI JI

方冬晴◎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明星发财记 / 方冬晴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2-1

I. ①小…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4388 号

小明星发财记

方冬晴 著

责任编辑 周立军

封面设计 刘晓盼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305 印 数 2300 册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742-1/I·1243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想挣大钱	001
二 我没有病	006
三 跟踪妻子	011
四 委曲求全	016
五 翻墙入室	022
六 搬迁阻力	027
七 义务演戏	032
八 女人效应	036
九 切断退路	044
十 率团考察	049
十一 瓜分佣金	054
十二 招个女生	060
十三 廉价生意	070
十四 夜战狼群	076
十五 特殊使命	082

十六 强行借种	090
十七 高空跳楼	098
十八 绑架回家	104
十九 不翼而飞	113
二十 公园相遇	121
二十一 探听信息	128
二十二 筹建新厂	137
二十三 如愿以偿	144
二十四 先打石膏	152
二十五 打通经络	157
二十六 悟道成医	164
二十七 辞职报告	171
二十八 遭遇狼群	178
二十九 悟道成佛	186
三十 外地分手	191

— 想挣大钱

在市场经济中几乎家家都想发财，毛先武和他的妻子尤建美也不例外，可是君子爱财总得取之有道啊！毛先武的发财之道是唱戏，他是科班出身的京剧武生，既有悦耳的唱功，又有出色的武功，他坚信自己的演艺生涯前途光明。妻子一听他如此这般夸夸其谈就在一边撇嘴，给他浇凉水，说：“京剧和那些地方剧一样都卖不出票了，谁不知道！你到街上看看，有几家剧院还能开门？都被那些夜总会给取代了，现在是商品社会，要追求娱乐还数着夜总会了，每条大街上都有夜总会，你数吧！光咱小镇就有两家，大城市那就更多了！”

丈夫毛先武却反唇相讥道：“夜总会是个什么东西，那不是个正经八百的行业，你竟想上夜总会挣钱，将来还能好了？”

妻子尤建美埋怨道：“夜总会不好，你为什么非要带我去挣钱啊？咱俩都挣来好几千元了，你又说它是歪门邪道了！”

毛先武又心平气和的解释道：“那是什么时候，那阵我眼睛坏了，什么都看不见，光听你的低音共鸣好，想领你去试试，让市场鉴别一下你的女中音，能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尤建美振振有词地说：“夜总会的观众都认可了，每天晚上给我的钱比你的多，你还不知足，又想让我离开夜总会，那让我上哪挣钱去？”

毛先武胸有成竹地说：“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给你的钱再多，我也不稀罕。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让老婆到夜总会去挣钱，多丢人！现在

我眼睛好了，我一个人出去给你挣钱，你就在家里给我做饭就行，等我把钱挣够了，咱们下个节目就是生孩子，顶好是个男孩，让他从小就练武功，将来也成个出色的京剧武生。”

妻子不以为然地讥讽道：“等着你唱戏挣钱恐怕得把脖颈扎起来，连碗饭也吃不上了，还不如就这样省事，每天晚上到夜总会都不跑空趟，顶少也拿回来一百二百的。”

毛先武听到妻子这席话，仿佛受了奇耻大辱，却又觉得她说的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只好压住火，一本正经地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干不净的钱，挣得再多，也不值得留恋，咱们还是到省城去，我还回京剧团重操旧业，你就瞧好吧，没问题。”

妻子尤建美原是雇来的佣人，虽然同毛先武结了婚，但在夫妻关系中难免会涂上一层不平等的主仆色彩，她说服不了丈夫，只好长吁短叹道：“但愿你能唱京剧也能像我唱歌那样，听到观众的热烈掌声！”

毛先武作为丈夫，他不愿意听到妻子在夜总会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特别是在掌声中还夹杂着喧嚣声、口哨声，他感到很刺耳，好像有许多无形的手要将妻子从他身边夺走一样。妻子是他自己的，妻子的歌声应该由他自己独享，想到这里他就决定不许妻子再迈进夜总会的门槛，他要自己去挣钱，他要重操旧业，到省城京剧团去演武生。

妻子尤建美知道丈夫的小心眼，只好随同前往，可是回到省城以后，京剧团的工作并不理想，只安排些跑龙套打小旗的工作，每月只开得千儿八百元，刚够房租钱。起初毛先武还能忍受，虽然过去自己是响当当的武生演员，由于视网膜脱落病休好几年，剧团领导怕他旧病复发，让他干些辅助性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忍气吞声干了半年以后才知道：许多没有病休过的演员也同自己的收入差不了几百元。在手中积蓄快要花光的情况下，毛先武只好勉强同意妻子

出去打工的要求。

在丈夫点头后，妻子出去转悠了半天，回来说：“有家饭店招打杂的工作，要求从上午干到夜间十点才可回家。”毛先武一听便摇头道：“工钱还不够坐出租呢。”妻子出去寻找的第二个工作是当保姆，一日三餐要做饭还要打扫卫生、伺候病人，要求住在那里，毛先武一听又摇头说道：“那等于把你出租给人家了！”

尤建美跑了半个多月，找了好几个地方，丈夫毛先武都嫌不妥，尤建美气得没法儿，只好来个猪八戒甩耙子——不伺候（猴）了，连饭也不做了。“那你说，我干什么合适？”

毛先武并不发火，向妻子安慰道：“要找挣钱多、工作轻的地方打工，我看回到你老家最合适。”

妻子是一心想挣钱，工作没挑剔，返回老家也愿意，于是两人便达成协议。

妻子临行前毛先武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条你回去打工一定要到野狼沟老家去，干秋桃加工厂的活；第二条你不能到小镇夜总会去唱歌，那里野性，你自个去会变坏，我不放心。”

妻子尤建美亮起洪钟似的嗓音笑道：“没事，我都能做到，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不到小镇夜总会去，连门也不蹬，这行吧？只到野狼沟去打工，就怕人家嫌我是生手不要咱。”

“你原来就是野狼沟人，从小在那里干活，土生土长的，他们怎么会嫌你呢？”

“可你要知道，现在沟里也今非昔比了，都机械化、电气化生产罐头了，不像早先那样都是手工作业，肯出力就行！”

“即使他们不要你，也别到小镇夜总会唱歌，可以干点别的营生。”

“好，好，都依你，这行了吧！”

“我还有第三条，等我混出名堂以后再回来，并且要立刻回

来,你要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主角武生演员,我要主演《三岔口》、《十八罗汉斗悟空》……”

妻子摇晃着硕大的脑袋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条可不中,你再翻筋斗,练武功,把视网膜给再震掉了咋办?我看你就安分守己,做好打小旗跑龙套的配角就行了,知足者常乐。”

毛先武口若悬河讲了种种理由来说服妻子,可是尤建美却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争执到半夜,只好打电话给父亲来仲裁。住在小镇上的父亲毛开君当然同意儿媳的意见,也在电话中规劝儿子不要去铤而走险。

妻子走了以后,毛先武就像掉了魂似的总在夜间做梦,仿佛夜总会歌舞厅的掌声和喧嚣声总在耳边爆发,使他从睡梦中惊醒,每每又伴随一身冷汗,用什么来解脱这相思苦呢?只好打开录音机来重温妻子的女中音演唱,听了一曲又一曲,难怪人们赞誉妻子是德德玛第二呢,妻子的音色真够低沉的。她比德德玛还低,简直成了绝无仅有的女低音了,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总有点土腥味,甚至带点夸腔夸调。歌声像连绵的蚕丝萦绕在耳际,不知不觉中他又昏然入梦了,口中还在念念不忘地告诫自己快睡吧,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去练台步、劈腿、翻筋斗、练练空翻,在空中来它两个三百六十度,让剧团领导看看,他们还敢再不让我上场当武生演员么,真是岂有此理!

秋风起黄色飘,毛先武不能再光着上身翻跟头了,只好穿上毛衣练,身子骨好像不怎么老,自己还没到三十而立之年,在省京剧团的历史中还曾有过一度的辉煌,自己演过的《十八罗汉斗悟空》是多么生动逼真,多像真正的孙猴子啊!只因病休了几年就把主角给拿掉了,让小张来演孙悟空,小张算老几?小张刚到京剧团那阵还称我是师傅呢,现在可倒好,竟然是徒弟跑到了师傅的前头,徒弟成了主角,师傅给他打小旗,成何体统。越想越有气,越有气越要练,他要让团长睁开眼好好看看,谁是真正的孙悟空,谁有正经八百

的基本功。

毛先武觉得自己仿佛有一肚子委屈无人倾诉，不禁又想起了妻子，如果她还在身边，那该多好啊！可以向她发发牢骚，现在同谁说呢？！越想妻子越做噩梦，好像妻子跟着别人跑了，跟在有钱人的屁股后头去拣大红票，竟然不理睬他了。大红票越拣越多，口袋里都放不下了，直往外飘，醒了之后，睁开眼睛才知是梦。毛先武扒拉着手指头数数，妻子走了有三个多月了，虽然天天用手机通话，说她已经找到水蜜桃加工厂的工作了，并没有到夜总会去唱歌，但是她是否会同有钱的男人睡觉是不会用电话报告给他的了。要想知道真实情况还得去亲眼看看，虽然妻子总说自己长得丑，没有招惹男人的魅力，可在毛先武眼里只有自己的妻子最好，京剧团里有那么多年轻的女演员，毛先武也没有发现谁有魅力，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利用自己积攒的假期到野狼沟村去看看妻子。

二 我没有病

在野狼沟的石屋中见到了妻子，她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恐：“你怎么来了！”妻子的第一句话似乎带有指责的意思。

“我想你，亲爱的。”毛先武像猛虎捕食似的抱住了妻子。

久别胜新婚，一阵狂吻从妻子的脸上亲到她突起的胸部，咬得尤建美不断求饶。在颠鸾倒凤的云雨过程中，妻子在低沉的呻吟中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快点，我还要上夜班，千万别咬我的脸……”

第二天妻子下班回来仍然说她要晚上加班，做饭时还是显得十分匆忙，刚用电饭锅焖上米饭，就赶紧洗菜切菜，打开电烧锅的开关就往里倒油。毛先武在背后搂住她的后腰，咬着她的耳朵说：“下班回来的头一件事不应该做饭，应该先亲热一会，等玩够了再做饭……”

尤建美亮开洪钟似的大嗓门抱怨道：“你要是会做饭，让我吃现成的，谁不愿意玩啊，可你啥也不会做，得吃生米了！”

“你不去加班不就什么都解决了么！干吗要那么紧张！”

妻子的口气由抱怨转为喟叹：“你看咱村还有几家住石屋的？都搬到新盖的楼房里去了！”

“咱也买个套二的房子，搬进大楼去，只要跟我爸一说，他就能资助咱们。”

“都老大不小了，总跟家里要钱花，成了啃老族，也不害羞，还腆着脸说呢！”

“噢！你成天晚上去加班就是为了这点钱哪！”

“那只是一方面”，尤建美忽悠悠着又大又黑的眼神说，“当然，不光是为了去挣钱，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有兴趣，俗话说有钱难买愿意，我是干一行，爱一行。”

毛先武饶有兴致地想知道妻子为什么对工厂的活儿发生那么大的兴趣，要求妻子带他进车间去看看，却被婉言拒绝了，她说：“你可别小看了野狼沟，在村里找个工作不比省城容易，谁都知道野狼沟工资高，小镇下班的人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好多人都争不上吃饭的槽子，要不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我也挤不进来。”

丈夫半信半疑地说道：“哎哟！一个村办企业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是风景好，生活富裕么，还有什么稀罕的？”

“好了，到点了，快吃饭，别耽误了我的事。”

妻子匆忙放下饭碗，就央求道：“刷锅的事，可留给你了，不然我就迟到了。”

拾掇完厨房的事，毛先武为好奇心所驱使想到车间去看看妻子究竟加班干些什么活，便信步走出石屋，来到湖边，举头一看，对面的二十层高楼都亮着电灯，夜幕中的群星给映衬得黯然失色，连月亮也不那么光辉了。他知道眼前这个湖叫四水，再往上走就是三水了，在四水和三水之间有一座石桥，约有一人多宽，走上去可听到脚下石缝之间哗哗地流水声。三水北岸一座五层楼顶上悬挂着几个霓虹灯大字：野狼沟歌舞厅。毛先武看到歌舞厅三个字，心理忽然怦怦直跳，不禁联想到小镇夜总会，妻子的歌声在夜总会上曾经赢得掌声和喧嚣声，似乎又在他耳际回荡起来。他的心潮起伏起伏跌宕，就像野狼沟歌舞厅这六个霓虹灯大字在不断变换颜色一样，一会由红变绿，一会又变成黄色、蓝色和紫色。毛先武想到妻子那么喜欢到夜总会唱歌，一定会到这里来，就穿过浴足房店门，三步并作两步爬上楼梯要进舞厅。在靡靡之音的伴奏乐声中，他被一个身着长裙的

娇艳女子挡住，“小白脸，先交钱，后跳舞”。

毛先武定神一看她婀娜多姿的样子立刻认出她是白云小姐，便笑着说道：“你不是开美容理发店吗？怎么到这把门了！”

白云亭亭玉立地笑道：“哪儿能挣钱，到哪儿去！”

毛先武一摸兜顿感囊中羞涩，便掩饰地说：“我不跳舞，来找找建美，嘿嘿！”他把目光移向厅里互相搂抱的人群，转身欲走却被白云上前一把拽住，“舍不得钱，也不要走，本小姐免费伺候你，咱俩来一曲伦巴”。边说边搂住了毛先武的腰部，毛先武见脱不开身，只好就范，跳了一阵，觉得对方搂得太紧，很不自在地说道：“应该是我搂你腰！”

“好啊！那你可得搂紧点，别让我滑倒了。”白云边说边一步三晃地摇动着蛇一样多变的窈窕身段，没话找话又说道：“你应该让建美到我这儿上班，比她现在挣的钱多！”

毛先武一听这话，心里有底了，尤建美只要不到夜总会那就不怕了，想顺口应酬几句就走开，白云却缠住不放，下一曲变成探戈，又拽住他说：“再陪省里来的大明星跳一曲。”

“那就最后一次吧，我找建美还有事呢！”毛先武笑着说道。

白云戏谑道：“人家都说，老婆总是别人的好，你怎么总想走呢？你是不是有病啊。”

毛先武勉强一笑应酬道：“我没有病，开个玩笑！”

离开白云后走出舞厅，当他追忆在省城分别前的约法三章，妻子是有信用的，既有承诺就不会食言，毛先武又信步向二水走去。

二水同三水之间也有一条巨石铺就的水泥路，站在石坝桥上借助路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两座湖面之间有几尺落差。沿着二水的湖滨路向一水走去时，已经明显地看见水果加工厂的车间厂房了，所不同的是它有一个院墙包围着，使一水这座翠湖还保留着古典风格，除了厂房的三层楼外，翠湖两岸都是些古代石屋。一水和二水之

间虽然也有一条石坝桥，但从厂房门口去看，在明亮的路灯下，很像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之间被连上了一条隔档，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一水周围呈灰白色，二水周围呈彩色斑斓，因为二水周围是新建的二层以上小楼，都粉刷成红色、蓝色、橙色。

站在高处的毛先武并没有被美丽夜景所陶醉，他最想看的还是自己的妻子，他想走进工厂大门去看看妻子是怎么忙活的，所以就把目光转向南坡厂房里的灯光。刚进院就被守卫在门口的尤老大拦住了去路：“你是谁呀？”

“噢，我想进去看看，嘿嘿！”毛先武尴尬地傻笑着。

“俺这是食品加工厂，做的都是进口货，进厂的工人体检可严了，有病的一个也不要。”

“我没病，挺健康，噢！就是眼睛有点毛病。”

“哎呀！你眼神不好，还来看什么？”

尤老大刚说到这，就听牲口槽子那边有几匹马互相踢打起来，发出嘶嘶声，尤老大拔腿就向墙角处的马棚跑，一边小跑一边自责道：“光顾说话了，忘了上料。”

毛先武乘机向车间跑去，从一楼到三楼挨屋去找尤建美，由于工人都穿白罩衫，戴白口罩和白帽子，分辨起来十分困难，于是毛先武就挨个人去查找，一旦与对方目光相碰便抱歉地说一句：“对不起！打扰你了。”不禁引起身后一片嘲笑，“这人真有趣！”“八成是有病。”

毛先武精神太专一了，没有明白这是一种谴责，反而认真地回答道：“我没病！”

毛先武没有看见妻子加班干的是什活，心中老觉得不踏实，就又回到厂院大门口来问守卫尤老大：“大叔，我向你打听个人，你能告诉我吗？”

尤老大现出不悦的表情抱怨道：“你自个溜进去找，没找到人，才来

问我？”

毛先武尴尬地笑了，充满歉意地说：“我老婆，她叫尤建美，你看见她来加班了吗？”

尤老大唔了一声，余怒未消地说：“找建美啊！天黑那阵，她下班了，没回家吗？”

“回家了！是回家了，我是问晚上，她晚上来了没有？”

“刚见过面就又来找我，怕她丢了？真有趣，把她扔到大街上也没有人拣呀！”尤老大抢白了他几句，觉得消了气，却又发觉自己的话有点太损了，就堆出笑容又说道：“你有福啊！丑妻近地就是福啊，找老婆不要俊的，省了招惹男人，种地要离家门口近的地，好照看，省了让人偷去。”

毛先武听了觉得这话很刺耳，仔细一琢磨却又觉得很有道理，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然后追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建美晚上来了没有。”

尤老大摇头道：“夜班没有她。”

毛先武心中不禁疑惑起来，她没来上夜班，那么她上哪去上夜班了呢？

三 跟踪妻子

第二天晚饭后，尤建美又是照例去加班，将洗碗刷锅的任务布置给了丈夫后就匆匆地走了，万万没有想到丈夫竟然尾随在身后。

毛先武长了个心眼，决定先跟踪后再洗碗，他远远地看见妻子缩脖端腔地向三水北岸走去，消失在“野狼沟歌舞厅”的楼下：至于进了哪个单元，就看不清了，由于住宅楼的第一层都破墙开店，有商店、有洗脚房，五花八门，毛先武正要走过去核对一下，妻子究竟是走进哪家店铺，却被身后一声耳熟的呼喊给打断了。

“先武！你看什么呢？”

毛先武回头一看，原来是大舅哥尤建公，不禁有些耳热，白皙的脸发红了，如果让大舅哥发现自己跟踪她妹妹，未免也太尴尬了，一时语塞，毛先武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正值秋风扫落叶之际，在外边站久了他后背有些发凉，就本能地领着大舅哥向石屋走去。尤建公也是头大脖子短，同他妹妹长得一样，真像一个模子里卡出的两个产品，只是个头略高一些。从他气喘吁吁的样子看，好像有什么急事，寒暄几句，尤建公便引入正题，问道：“你什么时候回省城？有件事得给办办！”

毛先武的假期已经到头，本该就走，可又不放心妻子就反问道：“大哥，建美成天晚上加班，她是不是又到歌舞厅唱歌去了？”

尤建公看他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就批评道：“你就别管她的事了，反正都为了挣钱，你就先把我的事跑跑。是这么个事，村长